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蘇楊列傳第二十上

蘇竟傳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士

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

善圖緯能通百

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

○劉歆曰案文劉歆上少一與字拜

代郡中尉

○劉歆曰按郡無中尉當作都

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

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

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

弟屯代郡

隨姓弟名也弟音悌

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

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

縣為寇

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

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

主

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

竟時在南陽與龔書

曉之曰君執事無恙

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

走昔

以摩研編削之才

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

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日削書刀也研音午見反

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

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

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

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

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

智果智伯臣也逝去

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予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

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

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

皆智之至也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

間君前權時

屈節北面延牙

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

乃後覺悟棲遲養德

爾雅曰棲

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

先世數子又何以加

謂智果陳平也

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

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

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

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時疑誤視聽或謂天下

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啟宜

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

丘祕經為漢赤制

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郅憚傳

玄包幽室文

隱事明

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

且火德承堯雖昧必

亮

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

承

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

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

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

支節肌肉鬻分三輔舊事曰鬻切千段

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

也

踰躡猶裴回也

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

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

師曠雜事雜占之書

也前書曰陰陽書十  
六家有師曠八篇也

諸儒或曰今五星失畧天時謬錯

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  
星北方辰星中央填星失畧失於常度

辰星久而不

効

不効謂出  
入失度也

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

天街歲星不舍氐房

前書曰昴畢間為天街氐房東方  
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氐

房今不舍之  
是變常也

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

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前書  
天文

志曰卯為房  
心宋之分也

尾為燕分漁陽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燕之分也

東

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  
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

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

虛危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算或作舛

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帝宮北辰也藩

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

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

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

盈縮

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



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

○劉放曰案文

壞當作註註音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之

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

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

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

盖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

是時月

入于畢畢為天網

畢西方宿也

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

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

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於孟津也

夫仲夏甲申為八魁

歷法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

甲寅壬戌為八魁

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

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

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

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

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

武當

今均州縣也

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

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

比卦坤下坎上

坎為水也

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己

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

豫馬

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

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詩大雅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

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

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衆變

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

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

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

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

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

畔也

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淄川王也

自更始

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

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

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

故天之

所壞人不得支

支持也左傳曰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干也

宜

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

甚也

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

屠羊救楚非要爵祿

莊子曰楚昭王

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

茅焦干秦豈求報利

秦始皇遷太后於咸

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

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

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

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

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

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

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

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緇裘中

說文曰緇厚繒也緇音提

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

感父遺言服闕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

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

績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建初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

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服縣界蒙澤太守

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

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

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

及內識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

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

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

懼音九具反

恩養

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

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

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

為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

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

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

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

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

亟音紀力反

太后從

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日期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

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

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鄧

臨應輔臣以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捷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

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

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

三百五十年之厄

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竝賊官有孽臣州有兵

亂五十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

宜蠲法改憲

之道

蠲明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

藥大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

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  
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  
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  
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  
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  
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  
當受禍也陰私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裒信侯李元等遭姦  
廢退阿母順帝乳母  
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

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

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

遂辭疾不就

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掾史

春秋饗射常祠之

後漢書卷六十上

後漢書卷六十上考證

蘇竟傳夫仲夏甲寅為八魁注冬三月甲寅壬戌○監

本壬戌作壬寅

臣會汾

按上文言春三月己巳丁丑

夏三月甲寅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則十二支中皆  
越四位取之獨除去子午卯酉不用也冬甲寅當配  
以壬戌作壬寅者非是定從宋本

後漢書卷六十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煜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郎襄列傳第二十下

郎顗傳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

風角星算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算謂

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  
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  
者一卦六日七分也

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

奉音扶用反

安帝

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

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

時卒有

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

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

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

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

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

正不就順帝時灾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顓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灾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灾異

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

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灾所起各以

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灾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灾除也伏惟

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之勤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

思過念

咎務消祇悔

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

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



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  
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草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

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之本也

本

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

之道其猶鼓簫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

簫如笛六孔鼓簫其形內

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索簫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

灾

陽嘉元年年冬恭陵百丈廡灾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灾

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

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灾孽火燒其宮

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灾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

灾火並作燒居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

永建六年修太學也

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

帝王紀曰盤庚以耿

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毫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

告喻之今尚書盤庚

夏后卑室盡力致美

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

必改作

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

臣愚以為諸

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

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

易稽覽圖曰日食之

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音庇○劉敞曰注云陰得陽案得當作復又陽字下合有也字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

過其節水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

易繫辭之文也

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

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

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

京房作易飛候

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

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

體女主後宮之象也

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

熒惑失行

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

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八卦也

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

為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

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

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春秋元命

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

政失其道則陰陽反節節彼南山詠

自周詩

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巖

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

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

六斛四斗曰鍾

左傳曰四斗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四釜為鍾也。○劉歆曰注四斗為豆按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為鍾四當

作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

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青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

選舉牧守委任三府

三公也

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

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

所謂大綱疎小綱數

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

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

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  
書不擇言伏鎖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書奏帝復使對尚書

使就尚書更對也

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

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  
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

重再也誠

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  
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關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  
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

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

謂前詣闕所上章也

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灾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

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



憂閔立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  
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  
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  
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  
雖則不寧

而時雨自降

左傳僖公六月雨

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

敏疾也

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

陽嘉二年正月

日加申

日在申時也

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

旱

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旱也

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

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

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暮鄭

玄注云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

朞從今旦至明旦也陽即指天子也

如是則景雲降集沴息矣

景雲五色雲也

一曰慶雲考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顛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

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

易稽覽圖曰有

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

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

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

侵犯消息

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

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

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

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

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

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

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

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 今年少陽

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灾成

戊己

戊亥之間為天門也○劉敞曰案文戊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間是也

今春當旱夏必

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灾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灾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

多也故孝文皇帝絺袍草舄木器無文

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絺足履

草舄兵木無刃衣絁無文

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

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是故高宗以享福

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雒祖己曰

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

宋景

以延年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

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

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

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

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

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

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

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

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

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

以理

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

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

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

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

惟臣之言以悟陛下盖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

於人

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願訪問百僚有違

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論語孔子曰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

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

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方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



左右肩股也

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

春秋昭十

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辰

大火為大

辰罰又為大辰

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

北極亦為大辰

爾雅曰北極謂之北

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

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

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

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

天官書曰

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事故主兵昂畢之間趙魏之分也

變見西方亦應三

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

臣恐立秋

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

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

選賢能以鎮撫之

回易也

金精之變責歸上司

上司謂司馬也建武

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

宜以五

月丙午遣太尉服千戚建井旗

千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

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旗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書玉板之策

引白氣之異

書祝辭於玉板也

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

滅妖氣盖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

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  
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  
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

考勅也

其所考者或

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

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

多

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  
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灾凡諸考  
案并湏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  
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

譴責也韓詩外傳曰

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

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

久無虛

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

咨嘆歎也

且立春以來金

氣再見

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

金能

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禳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

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

基當作菁謂以三菁之法推之也詩沆歷樞曰凡推

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

詩沆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

候聽

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

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

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

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易困卦之辭也

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

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

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渴涸之象故以喻困  
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  
陛下乃者

潛龍養德幽隱屈尼

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

即位之元紫宮驚

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

豫防之臣以為成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

之罪

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趾者笞

五百也

至今適三百載

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

宜因

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

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

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詒曰對云白虹貫日  
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  
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  
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  
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

禮記月令孟春  
天子命相布德

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牙養幼少  
存諸孤省園圖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

而今立

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

尚書曰知人則哲

每

有選用輒參之掾屬

參豫也

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

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

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



北斗主為喉舌斟酌元氣  
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

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

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

欲使尚書專掌選也

臣誠

愚竊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計歷改憲

春秋係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機

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劉攽曰按文計當作斗注文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

三

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

易乾鑿度孔子

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

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

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

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

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

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

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

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

怔營惶怖靡

知厝身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

易曰黃帝剡木為舟剡木為楫

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

羣龍喻賢

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

文武創德周

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曰肅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詩大雅也將行也若

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

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

踐祚以來懃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

三公凡  
卿也

是

以灾害屢臻四國未寧

四方  
之國

臣考之國典驗之間見莫

不我得賢為功失事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

論語  
色斯

舉矣翔  
而後集

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

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

無爵  
賞也

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

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眚降

違人望則化不行灾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

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由此

四始為闕睢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

天功盛德大業乎

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臣伏見光祿大

夫江夏黃瓊耽樂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

又果

於從政明達變復

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

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

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

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

既博故晚成也

善人為國三年乃立

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

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

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

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

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

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

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也

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

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

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子

奇穉齒化阿有聲

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

若

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

致休祥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

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

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

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

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

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

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  
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

順助元氣含

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

睦

五緯五星

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

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

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

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  
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



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

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

帷幄

謂謀謨之臣也

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

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臣之所

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意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

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

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

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

易曰雷出地奮豫

豫卦坤下震上坤為地震為雷雷出

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殷盛也薦

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

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

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

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甲圻也

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

易說卦文

王者崇寬大順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

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

網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之文也

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易乾卦文言之辭也大人天子也

璇璣

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

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

雷以冬鳴則歲飢也

陛下若欲除灾昭祉

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

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

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

堂布政之宮

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

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

年穀豐

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

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

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

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

重華者

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

同合

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克木故相賊也

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

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

卯為房心宋之分也

石氏經曰

石氏魏人石中夫也

見藝文志○劉敞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

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

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

春當東風也

朝廷勞

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

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

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綴緒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

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

不在祈禱

立春以來未見朝

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

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

比有光曜

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曜不絕

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

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

簡少也  
方法也

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

嘉陽

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  
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

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

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

陽嘉二年七月  
種羌寇隴西

皆略如顗

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郡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  
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  
為禮所殺

###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

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  
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

南故城在今齊  
州臨邑縣西也

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官



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  
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  
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

萬世之法

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

臣切見去歲五

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

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

為端門軌  
猶依也

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

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

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

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

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也

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

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

天官

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切謂迫近也

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

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脩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

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

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

續漢志曰

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

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

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

誼

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

於占亦與竹栢枯同

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電及大雨靄而臣作威作福刑罰

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

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

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

親戚為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  
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  
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  
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旺  
捕子禁付宛獄管殺之桓帝徵瑨  
詣廷尉下獄死瓚音質瑨音晉

而陛下受閹豎之譖

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

時太尉陳蕃司徒劉

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

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

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畧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

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

孫鄧並見族滅

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

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

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

時弘農五

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

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

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

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

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獻

之煩

廣雅曰獻疑也謂罪有疑者獻於廷尉也

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

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

自此起

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

史記

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

同母兄弟十人也

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

刑以廣螽斯之祚

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注

云螽斯蚣蝮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蚣蝮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

又七年六

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延熹七年也素

山松書曰長可百餘尺

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

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

大人天子也乾

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

或聞河内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

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

死

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瀉

池君子之咸陽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官闕如王者居謁

者出受書入有頃  
云今年祖龍死

始皇逃之死於沙丘

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

丘在今邢州  
平鄉縣東北

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

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隨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

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

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

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

左傳魯僖公十

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于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

東郡

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

舍誅之因燔其石○劉敞曰注盡取石  
傍舍誅之按史記作石傍居人舍字誤今隕扶風與先

帝園陵相近

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

不有大喪必

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

者也

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

臣以為河者諸侯位

也

孝經援神契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

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

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

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劉攽曰注何以異案文當云何異爾臣前

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德

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

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

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

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

布穀一名戴經一名

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經音汝林反

臣雖至

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

弱四夷疆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

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

德星

歲星也

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瓚成瑨虧除罪辟

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鬬

比年日食於正朔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

三光不明

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

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

行故國胤不興

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

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  
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  
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  
為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  
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  
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  
施不得其意耳如今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  
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  
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  
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  
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  
之地也名為七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  
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  
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  
乃當萬倍

孝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  
其初天地

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

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

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宋萬宋人殺潛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睢曰以任鄙之力馬而死申休

殷紂好色妲己是出

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為妻

未詳何世也

常與沉湎於酒

葉公好龍真龍游廷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

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

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

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

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

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

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

意

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浮屠即佛陀但

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

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

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

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

或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

浮

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

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

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

血遂不盼之

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草囊盛衆穢耳

其守一如此

乃能成道今陛下媼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

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

劉

敎曰案文詔當作詣

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

游後宮始置之耳

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

公正處之武帝游晏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

後稍見任至

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

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

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

謁者佐絳侯誅諸呂

張澤閭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麾左右執戟皆

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

孝文使趙談參

乘而子孫昌盛

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

推下趙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

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

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

謂上于告神書也

造合

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

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

前書曰司寇二歲刑

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

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

目號太平清領書

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

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為介道首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主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



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帛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懸首於市

其言

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

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

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

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

大傳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

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

而

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寧穀梁序曰左氏艷而富

其敝也巫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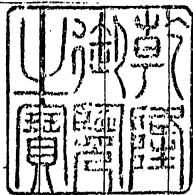
頻徵不至

蘇竟飛書清我舊陰

陰縣

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

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後漢書卷六十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六十一至  
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李恩書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

前書曰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徙

茂陵也

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

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

大尹

王莽敗太尹守為大尹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

姓震駭強宗右姓

右姓猶高姓也

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

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

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

以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寇賊充斥

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

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

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

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

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

「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

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

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

反。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務農。因

自劾，專命

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

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駱驛

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

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

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

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

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禮記

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



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

曹輩也

對曰聞

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

○劉放曰

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

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

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湏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

可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儼

儼急也

且匈奴未

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

夙舊也

難卒以

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

○劉放曰案隨字至

隋時方去之單作  
隋今此宜作隨

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

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  
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 杜詩傳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  
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  
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

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祭戟

漢雜事曰漢制假祭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祭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飾之亦謂之油戟亦曰祭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

異等詩到大陽

大陽縣名屬河東郡

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

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赴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

臯令

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

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

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

水排鑄為農器

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櫟古字通用也

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

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

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

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

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

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

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

反旅

反旅謂班師也

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

譬聖德威侮二垂

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

陵虐中國邊

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猛武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

弓也

橐韜也音高詩曰載橐弓矢也

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

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

休足於內郡

休足止行役也

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

為師克在和不在衆

春秋左氏傳文也

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

頗泄用之

泄猶雜也

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

驚擊也湯武順

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

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

睦士卒鳬藻

言其和睦歡悅如鳬之戲於水藻也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

軍壘則將帥自厲

壘軍壁厲勉也

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

自百

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

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

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

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

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

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

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

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

有一介臣也

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

恩收養不稱

○劉放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為牧養也

奉職無效

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

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

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

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

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

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

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

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

說文曰符

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問者發兵但用璽書

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



仇則其功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

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

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

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

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矣

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

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

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

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

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百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

至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

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

茹

廣雅曰茹食也

時天下未定士多未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

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

耳

○劉敞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

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

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

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羣氐所信向奮

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  
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  
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  
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  
斷甄善疾非

甄明也

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

若讐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

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

刪

刪定其義也

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猶說

今之  
疏也

張堪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

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  
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  
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

秋毫者  
喻細也

慰撫吏民蜀人大悅

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  
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  
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  
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  
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

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  
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  
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  
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  
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  
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

氏豪宗自苦陘徙焉

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

世為邊郡守或

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間為右將軍祖

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

王莽改益州為庸部

皆有名前世

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謂巴屬也

西州平

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

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

葭萌縣名屬廣

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

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

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

漢字公子見儒林傳

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

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

謁請也

會融為州所

舉案

舉其罪案驗之

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

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邪范訶之曰君困厄脅亂邪

鄭玄注禮記曰脅目不明之貌

語遂絕融

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

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

楚王英謀反也

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

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

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

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

老子曰善

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

右將軍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裒臣之曾祖丹

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

貫赦也

由是顯名

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

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

○劉攽曰按文人當作入

移書傍郡吏欲傳

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

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

用兩炬交縛如

十字藝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

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

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隣藉死者千餘人

隣，隣也。藉，相蹈藉也。

由此

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  
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  
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  
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  
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絢

作協韻音

則護反

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

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卒于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

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

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

信音

仲若夫高祖之召欒布

欒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於齊漢

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

明帝之引

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

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

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 王堂傳

王堂字敬伯廣漢鄆人也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舉之遷為茂才也

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阿縣東

永初中西羌寇

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

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

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

刺史張喬

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



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吏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

豈可為權寵阿意

阿曲也

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閣

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

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

續漢

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

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

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

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

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

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  
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  
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  
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  
六卒遺令薄歛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  
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傳

族孫不韋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

軍

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

祖父純字桓公有

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

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

士友咸憚之

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

號為大人

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

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

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

○劉攽曰案竇固自為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為當作從

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

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

為武原令

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

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  
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  
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  
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  
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以摧折  
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  
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  
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  
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執援  
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  
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  
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  
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  
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  
伍子胥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讐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

乃藏

母於武都山中

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

也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也焉於諸陵間不剋會

焉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廩芻廩藏音工外反垣

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廩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

此經月遂得傍達焉之寢室出其牀下值焉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焉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焉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

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  
曷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  
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毆血死不韋後遇赦還  
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  
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  
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  
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  
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讐

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官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  
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惟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  
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

毒苦

也使曷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

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  
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  
而武威段熲與曷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為司隸以禮  
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



追咎不韋前報曷事以為曷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  
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  
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鵠與賢父  
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  
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  
以是衰破及段熲為陽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傳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

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以忠臣  
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  
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  
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  
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  
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  
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  
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

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  
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  
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  
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  
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  
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  
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  
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

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

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

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

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裯音

丁勞反

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

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

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

騶騎士也

其所之往輒迎致

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

緼故

絮也

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

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  
薄歛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  
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  
續家云

### 賈琮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

聊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為京

兆令

○劉攽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為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

有政理迹舊交

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瑋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

自出

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鶯翡翠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璣瑁形似龜出

南海巨延州也

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

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

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

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

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

不聊生自活

○劉敞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

故聚為盜賊琮

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

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  
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  
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  
凶之後郡縣重歛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  
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與傳車驂駕垂赤帷  
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  
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  
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瘞陶

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

除高城令

高城縣屬渤海郡也

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

以備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

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



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

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

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

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

崇簡易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

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

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

從苟欲

勞苦割剝於下人也

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

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悵

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

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

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蠲蠡子也公羊傳冬蠲生此言蠲生何

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

左傳

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

何訪焉

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

亡王之法哉

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

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  
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  
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  
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  
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  
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  
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

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庀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續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

續字公紀  
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

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

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

朋也

堂任良肱

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

二蘇勁烈羊賈廉能

季寧拒策城隕衝軺

軺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滕反

後漢書卷六十一

後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杜詩傳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注排當作橐○橐字諸本皆誤作橐從宋本改

廉范傳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臣會汾按

緣縱謂縱馬任其所之隨後訪之也諸本或作蹤則上下文義不貫從監本義長

王堂傳簡覈才職○職字應照宋本作識

蘇章傳段頗為陽球所誅○臣會汾按段頗事具載陽

球本傳諸本並誤作楊今改正

陸康傳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注季孫欲以田賦○以

字監本作益

臣會汾

按左氏傳本作以今從原文改

正

詩守南楚○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

後漢書卷六十一考證